

胡蝶之女 与李宗仁的短暂婚姻

初恋情人是五官科医生

1939年,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的第二年,胡友松在上海出生。从胡友松懂事起,她只知道自己是胡若梅,这个民国色彩很浓的名字是母亲胡蝶起的,但她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。中国电影博物馆的研究者刘澍为了筹划胡友松的口述自传,曾多次与胡友松见面。他介绍,对于童年,胡友松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“百乐门”,参加给前方战士募捐的活动。她母亲与朋友们在台上表演,她提着小篮在场里来回走动,每当观众投进来钱,她就点头微笑说谢谢,这一段,是胡友松印象里最快乐的美妙时光。

1945年抗战胜利,小若梅因患湿疹被送到干燥的北方生活,胡蝶委托朋友照顾,自己只是偶尔匆匆一探。1949年初,李宗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,谋划与中共谈和。胡蝶在此时只身奔赴香港,把女儿留了下来。中学毕业后,胡若梅考入一所医专,毕业后被分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,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。胡友松曾回忆,在这里,她有了初恋情人——一名五官科医生。在胡友松的描述中,这位医生也是上海人,五官长得很标致。但他们的感情遭到了医院领导的极力反对。于是,这对恋人不得不分手。胡友松说:“当时,我发誓永远也不结婚了。”

伴松鹤之年的李宗仁到终年

1965年,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返回了祖国,此时,胡若梅已经更名为胡友松,她希望自己像松树一样坚强挺拔。正在通县医疗队劳动的胡友松第一次听到了李宗仁的名字。

刘澍介绍,1966年,刚归国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

2008年11月25日,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胡友松去世。她的生命之路,有太多人做主,却任谁评说?



洁因乳腺癌病逝,李宗仁在孤独中萌生找一个生活秘书的想法。当时程思远正着手为李宗仁物色人选,通过朋友找到27岁的单身护士胡友松,把她的照片给了李宗仁,李宗仁很喜欢。胡友松说,李宗仁本打算找一个贴身保健护士,但周总理却很慎重,批示说新中国和美国不一样,没有私人秘书;护理工作有上下班制度,下班后,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。胡友松后来表示,李宗仁向她求婚,她犹豫过,毕竟相差49岁,但她很羡慕这位大将军,而且周总理又知道了这件事,胡友松觉得她的婚姻能被周总理批示,在那个年代是很荣幸的。

根据胡友松自述,1966年7月26日,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总布胡同5号的“李宗仁公馆”举行婚礼。当司仪为新郎新娘戴上胸花时,胡友松的心却突然跳了起来——“这是我的归宿吗?我将来怎么办?我还不不到三十岁,我将来

的路怎么走?”但李宗仁很为这个婚事高兴,他把两人的合影照片冲洗了很多张,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,在每张照片的后面,他都写上:“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!”

胡友松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复杂的心情。他们俩分床睡,李宗仁每天夜里上胡友松的卧室那儿去看一看,给她盖个被子,和她聊聊。但胡友松很快就烦了,让李宗仁以后不要来吵她。但他后来还是去,在胡友松熟睡时,光着脚在地板上走,怕惊醒到妻子。“一次,我肚子着凉,医生开的方子是吃4两南瓜籽,李宗仁就亲自为我嗑,一直为我嗑到深夜。”胡友松开始为李宗仁的真情打动,渐渐接受与以往不同的生活。平日两人就呆在公馆画画、看报,下棋消磨时间。

将李宗仁的遗物全数捐献

1968年4月,李宗仁去世时,胡友松29岁。在周总理关照下,胡友松回到北京。别人告诉她,她的初恋情

人、那个五官科大夫就在大兴,近况很不好,从大医院一下调到农村卫生院。胡友松坚持要去看看他。在大兴的一个医疗站,她找到了他,他已经老了很多,黑了很多。两人相对无言,说得很少。后来五官科大夫也去看过胡友松。“清清白白的,没有越过雷池一步。”胡友松曾对着电视镜头,坚定地说。

1989年,81岁高龄的胡蝶在加拿大病逝。几年后,胡友松才在北京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。1993年胡友松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,法名妙惠居士。胡友松领着数百元的退休金,呆在自己的小天地里——北京东郊一幢年代已久的居民楼里。节假日,带上几幅字画习作拜师求教,她描摹齐白石的画也可以假乱真。

1996年8月,她决定把李宗仁的遗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人民。李宗仁史料馆李馆长介绍,胡友松回到北京后,将尘封了30多年的60多件贵重的李宗仁遗物和200多张照片以及书信等等一一取出,悉心整理后全部捐给了台儿庄。为了感谢老人,台儿庄把老人列为台儿庄荣誉市民,并在2005年把老人接到了离李宗仁史料馆不远的地方居住。

2008年2月5日,胡友松买了很多的年货,要在台儿庄过一个丰盛的春节。谁知傍晚突然感到腹部疼痛,到医院看诊是直肠癌。“我是直肠癌,和李先生一样的病,到死的时候我们也是同病相怜。”胡友松已看淡了生死,正月十六在市立医院上手术台的时候,医生要亲属签字,她笑着说,“我自己签吧,我孤家寡人一个。”

11月18日,感到时日不多的她前往德州庆云县名刹金山寺居住。未及迎来年牛,在几十位僧众与佛友们虔诚祈祷的法事氛围中,以妙惠居士的法身,安然圆寂。(来源:羊城晚报)

蒋介石曾嫌徐向前“没出息”

蒋介石是靠办黄埔起家的。作为一校之长,蒋介石早就将黄埔军校作为自己的发家资本了。蒋介石坚持每个星期都到黄埔军校,找学生面谈,既是考察学生素质,也是培植自己的亲信。最初几期的学生几乎每个人都与蒋介石见过面、谈过话。谈话时,蒋介石坐在办公室,要学生们站在他的门外,一个个叫进去问话,时而很注意听回答,时而又漫不经心,摆出一副有学问的派头。当时的大部分学生多是刚走入社会的青年人,当然弄不懂蒋校长这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。许多人对蒋校长亲自找自己去谈话,都觉得很荣幸,很紧张。但跟青年学生说上几句知心的话,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。蒋介石通过这种手段的确认和拉拢了不少学生,以后他的嫡系将领大多出于黄埔军校。

一天,轮到徐向前受蒋介石接见了。徐向前一进门,就见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,戎装佩剑,严肃认真,架子十足,使得五台山沟里长大的老老实实的徐向前有点不知所措。谈话一开始,蒋介石就用满口的浙江腔慢条斯理地问:“你就是徐向前吗?”“是的,校长。”徐向前用一口五台山话回答。语言不通,蒋介石不免皱了皱眉头。接着问:“你是什么地方人啦?”“山西人。”徐向前答道。“在家都干什么?”“当过教员。”蒋介石问一句,徐向前答一句。校长没有听到学生的吹捧和颂扬,学生也没受到校长的勉慰。一席谈话淡而无味,在蒋介石的眼里,徐向前是个“没出息”的学生。于是,寥寥数语,就挥挥手将徐向前打发走了。

人不可貌相,没想到后来徐向前在鄂豫皖、川陕边指挥红军不断取得胜利,威名传遍了全国,也传到了他的家乡山西五台

县。在徐向前的母校山西省国立国民师范毕业和正在读书的同学,都为国师出了个徐向前而自豪。因此,每当川陕红军歼灭一批敌军,他们就把战果记载在小本子上,每当红军占领一座县城,他们便在中国地图上找到那个被红军占领的县城名字,画个小红圈。

阎锡山和徐向前是老乡,两家住的地方仅一河相隔,几里路的距离。徐向前还是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国立国民师范学校的学生,有师生的名分。此时,阎锡山正被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,见老蒋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,消灭不了几万人的红军,打败不了山西五台人徐向前。他认为徐向前给山西人争了光。常常对部下说:“当初我们把他这个五台乡亲留下来就好了。”还说:“我倒想什么时候,亲眼见这位徐向前,和他攀谈攀谈。”从这时起,阎锡山就记住了邻村徐懋准老秀才的儿子是个军事家,不免对徐向前心生敬重,于是司令部下,不准为难徐向前一家。

蒋介石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徐向前这个“没出息”的学生另眼相看,想出了种种笼络的手段。一天,两名军官模样的人来到徐向前家,态度非常谦恭客气,进门就对徐老秀才说:“我们是南京蒋校长派来的,蒋校长要我们问问老先生知道不知道徐向前的下落。蒋校长很关心徐向前,蒋校长还要我们问一问老先生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?”徐向前的老父亲回答说:“自从向前考上黄埔军校,就不知道哪里去啦?连点音讯也没有,我正要找你们蒋校长要人呢!”

徐老秀才的一席话,弄得两名军官哭笑不得,只好匆匆而去。

文章摘自《黄埔将帅战争实录》

日本外侵鼻祖竟是一名女性

神功皇后(约公元170年-269年),本名气长足姬尊,是日本(当时中国史书称其为倭国,7世纪末才始称日本)第十四代天皇仲哀天皇的皇后,其父是开化天皇的玄孙息长宿祢王,她从小就聪明俊美,异于常人。她在丈夫仲哀天皇去世后长期摄政达69年之久,权倾一时,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统治者。

《日本书纪》中记载:仲哀天皇在位的第八年,因为本土内有一个小国叫熊袭国的,不对天皇朝贡,他就决定起兵灭掉它。在他与群臣讨论作战计划时,神功皇后也参加了会议,她说神托我对你们说:“熊袭国地方贫困落后,不值得一打,倒是海外有个‘处女之口’叫做新罗国(当时朝鲜半岛有高句丽、百济和新罗三个主要国家,新罗位于半岛南部),遍地是‘金银彩衣’,如果天皇御驾亲征,定能兵不血刃地令他们臣服。”第二年仲哀天皇死去,神功皇后主持朝政,立刻开始展演她的“文治武功”,她不但令熊袭国臣服纳贡,还亲自征讨其他不服的小国,很快便稳住了国内局势。为了觐觐已久的“处女之口”新罗国,神功皇后摄政期间曾三次西征朝鲜。

就在丈夫死后的当年九月,身怀六甲的神功皇后亲自带兵第一次攻打新罗,临行前她将一块石头绑在腰上,以期“和魂”能保佑她的战船,保佑她凯旋后能顺利回国生孩子。由于事发突然,毫无准备的新罗王吓破了胆,居然还未开战就身穿素服、自备白旗到神功皇后船前请降,于是神功率领大军进入新罗国都搜刮抢掠一番后,亲

自将利矛插在新罗王宫前面,着实风光了一把。随后在新罗国设置任那府,派兵戍守,还向新罗王规定每年要向日本朝贡,然后率大军载着八十船战利品回国。另外两国百济和高句丽听到此事后,“密令伺其军势,则知不可胜”,两国派探子观察了一下神功的军队,感觉不是对手。于是迫于神功之威,也相继入朝进贡,两国国王还亲自拜见神功皇后,并称“从今以后,永称西蕃,不绝朝贡”,自此朝鲜三国全部对日称臣。返国后两个月,神功皇后产下一子,即日后的应神天皇。

神功皇后摄政期间,三次入侵朝鲜,是日本国史上开展对外侵略的第一人。她在征伐新罗时曾把书籍从朝鲜带回日本,百济国王也相继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(当时朝鲜使用的是中国的汉字),因此汉字汉文在日本上层阶级之间得到逐步推广,这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。(文/路卫兵)



从前北京的江湖流行方言

犯照

当年,在北京,如果俩人面对面走来,冤家路窄,互相看了一眼,想找岔的人就会停下脚步,头向对方一仰蹦出一句“孙子!你丫犯什么照!”这另一位若示弱就低头侧身而过,若也不是善茬儿,就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回骂道:“照的就是你小丫挺的,怎么着,挡横啊,照你?还抽你小丫挺的呢!”话说到这份上就难免一番恶斗。

拍婆子、砸圈子和雷子

现在叫泡妞,那时叫拍婆子。管比较轻浮的女青年叫圈子,所以有时也叫拍圈儿。说女的脸长得漂亮叫盘靓。比如说:“那(读:内)圈子真盘靓!你丫敢拍吗?”现在称为嫖娼,当时叫砸圈子。不像现在的小姐按时、论次收费,那时的圈子好像多是比较风流的年轻女性,虽然性伙伴不固定,但也得看得上眼才成,并不专为了钱。

“做爱”在那时的说法是“上杆”,风流一次说成“上了一杆”,和现在说“把某某放平了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那会儿把便衣警察叫雷子(此处子念:啞),要叫雷子抓住了,那叫折进去了。“折”在此处为平声稍微拖长一些,读音近似“蛰”。小流氓被称为小玩闹。某小玩闹被雷子抓进去,雷子也会用黑话和他沟通的:“你小丫的坑蒙拐骗抽,溜门撬锁砸圈子,无恶不作啊?”小玩闹一般会避重就轻回答:“我就撬了一次门,还没偷着什么,绝对没砸过圈子,不信您查,我还没开鞘呢?”

佛爷、争份和丫的定义

那会儿,在公交车上偷钱包的人被称为“佛爷”。佛爷一般能偷不能打,像葛优说的是干技术工种的,而且一旦失手就会被革命群众痛打一顿扭送到公安机关,不像现在割包成了半公开的了,周围没人敢管!那会,即

使佛爷得手,也常被比较横的主儿敲诈。为了避免血本无归,一般佛爷都投在某个帮派门下。保护佛爷的人就称为养佛爷,能养佛爷、吃佛爷的主儿都是称霸一方的人。

各路豪杰总要比个高低,争个地盘,谁的地盘大,谁更横,就说谁的“份儿大”,若被份小的给灭了,尤其当时就认怂了,那就叫丢份儿,或跌份。这份儿就和现代营销学中所说的市场份额本质上是一个概念。

“丫”完整的表达是“丫头养的”,翻译成现代法律语言为“非婚生子女”。有人站在男性的角度说,性给人带来快感的层次是“妻不如妾,妾不如婢,婢不如偷”。丫头就是婢女,是没有名分的,算是一种侮辱人的称呼了,不过经过多年的演变就剩了“丫”或“丫挺”了。丫,已成为现在年轻男性中几成通用的昵称,用来表示相互间不拘礼节的亲密关系了。这种演变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了。

叶子和拆哒拆哒

“叶子”在黑话里指的是钞票。那会最大面值的人民币是十元的,还有五元,两元和一元面值的。“哥们儿!叶子活吗?拆哒,拆哒!”那意思是“你手头钞票多吗?拿两张来!”这拆哒拆哒,可不是借的意思,拆哒走了就不会拆哒回来了。除非被拆哒的这主后来长份儿了,那还有找后账的可能,那就会这么说:“哥们儿,那会儿可没少给你拆哒叶子,怎么着?也该给哥们儿拆哒几张了吧!”这拆哒和被拆哒的主儿一般而言介于认识和不认识之间,至少是脸熟。拆哒叶子比抢钱略显得温柔一点,一般拆哒一半就是很极限的比例了。能拆哒一张五元的就收获不小了。常用的说法还有“哥们儿叶子有点紧,能给拆哒两张吗?”这么一说就显得商量的成分更大了。“拆丫的叶子!”这口气就有点近乎抢了。

大碗茶论坛